

三峡文学艺术丛书

刘抗美
著



女儿路

中国三峡出版社

女儿路

刘抗美 著



责任编辑:刘文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儿路/刘抗美.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三峡文学艺术丛书)

ISBN 7-80099-252-7

I. 女… II. 刘…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149 号

女儿路

刘抗美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北京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 108 字数:2310 千字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全十二册):188.00 元

ISBN 7—80099—252—7/I. 41

湖北省宜昌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顾问:刘不朽 李华章

主编:王作栋

副主编:周宏琼

三峡文学艺术丛书



三峡文学艺术丛书

总 序

王作栋

长江三峡，自古以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享有盛誉，历久不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现代化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三峡更为举世所瞩目，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跨世纪工程建设的重要契合部。这里跃动着时代的脉搏，“开发长江，建设三峡”的号角回响在雄山奇水之间，三峡人的精神风貌、奉献追求，与三峡区域的民俗民情相映生辉。这方热土上的作家艺术家们发挥聪明才智，调动文字、彩笔、旋律、镜头来生动表现三峡人的内心世界和开拓奋进的足迹，理所当然应该是应该肩负的使命。

“三峡文学艺术丛书”的编辑出版，为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了展示优秀成果的天地，同时又为广大读者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三峡和三峡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开辟了系列窗口。

长期以来，三峡区域数以千百计的作家、艺术家在深入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已相继推出了成批用心血凝成的结晶。在若干作品发表、演出、展出、播放、获奖期间，诗人、编审刘不朽先生和散文家、编审李华章先生曾分别主编文学丛书，在不同出版社成套出版发行，扬起了发挥群体优势、扩大佳构

影响的大旗。以此为先导，我们进而将艺术类创作成果一并纳入编选范围。于1996年向中国三峡出版社提出了出版“三峡文学艺术丛书”的计划，以利规范化、集约式、系列性三要素并重，综合展示三峡区域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优秀之作。

入选本辑“丛书”的共12部作品，230余万字。

这批成果是从37部申报作品中遴选出来的。

《三峡旋律》是三峡明珠宜昌市自建国迄今近50年来优秀歌曲精选，其中大部分作品获部省级以上奖励。《我们拥抱长城》系长篇报告文学，记述一位心系人民子弟兵的普通妇女的执著与细微，其情感人至深。《奇石美学》叙三峡珍奇石情理交融，文、史、美学浑然一体，内涵丰富。《彭秋潭诗注》为土家族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之作品注释详备，在研究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之发展轨迹方面独树一帜，其编注者所下功夫之深令人钦佩。《早晨的故事》以舞台形象描写三峡人的生活与期盼，《花季》将三峡人的拼搏与追求浓缩为歌词，两部著作中的多数篇什为获奖作品，耐人寻味。《三峡风骚谱》另辟蹊径，结合三峡景观，以散文作诗话，赏析自屈原以降2000多年来三峡题材中有代表性的诗词赋，美不胜收。杂文集《悠游人生》，就世事乡情精心选材，与作者在书山艺林探寻所获之启迪互证互补，使人平添知识雅趣。《女儿路》采撷一女子生活历程中的鲜活浪花，构成系列散文，为当代西陵峡畔女作者第一部散文作品集。《鸿泥集》以诗言志，依清江河，傍土家寨，叙情状物底

蕴深厚，与先贤彭秋潭诗作之承传脉络尤为引人注目。长篇小说《初醒》，写一组刚从学校步入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事业与爱情，时代气息浓郁，现代青年敢爱敢恨敢于负责的形象跃然纸上。《说笑风流》为三峡区域民间故事笑话选集，作品多与民俗相关，兼收雅俗共赏之效。

本辑是“三峡文学艺术丛书”的起点。为了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了浓墨重彩书写三峡和三峡人，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一九九七年元月十二日

目 录

第一辑 推销日记

推销日记	1
------------	---

第二辑 女儿路

不怕“泼水”的女孩	78
小巷	83
母校的老槐树	91
栎木杠子豇豆种子	95
道口	99
彼岸	104
风景	110
寻回那把老藤椅	115
洞庭湖畔的夜晚	118
写给孩子	122
雪地里的等待	129
怀念那一段日子	133
两个女人一张网	137
渔家女孩陶小桃	143
盘花纽扣	151
编织光明的盲女	155
十五山里月	159

赤阳冷月·····	162
白帆·····	170
外婆与“黑疙瘩”·····	178

第三辑 花朝月夕

夜宿粉黛林·····	189
新绿、成柳、老来俏·····	193
拜年·····	196
走向神农架·····	200
香山——三峡叶红时·····	204
漫话三峡古桥·····	209
野景拾趣·····	212
白色的温馨·····	217
丑橙·····	221
正反砧板·····	223
本是多余的祝福·····	225
流淌的记忆·····	227
老人与孩子·····	229
同学会·····	232
春日北海·····	235
瞧这一家子·····	238
“客路”青山外·····	242
后记·····	246

推销日记

入世篇

1992年8月16日于宜昌

我离开工厂3年以后，重新回到我的工厂，我又走这条灰白色的上班路了。斜斜的坡道，坡上是工厂唯一一栋红砖办公楼，坡下是道路，坡边有一棵老合欢树，树冠长绿不衰，遮蔽了坡下道路上空的太阳。树下满地荫影，星星碎花亮点，悠悠晃晃。是这个夏季延长了么？茂密的树冠上淡紫色的花儿，在该是进入秋天的，柔和的阳光下，仍然未合拢它撑开的扇形花瓣，这让我旧景重忆。我离开工厂的时候，也是合欢树开花的时候，时间比现在早一个月，是仲夏季节，太阳比现在夺目，天空中泛着金黄色的光彩。那一天我没有戴草帽，我头顶着赤裸裸的太阳走下上班的道路，走过了工厂大门，走过了合欢树下的荫凉，回眸深深地最后一瞥我的工厂，很难说清那一瞬间的繁杂感情，深情的留恋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还会回到工厂。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它自身运行的必然轨迹，人的命运，同样如此，在看似偶然的现象里，实际上是必然的逻辑原则导致。人命运的必然，好似冥冥之中有种什么东西在操纵，它给你幸运的机会，给你挫折的遭遇。也就是说，那个操纵你的东西是杌，你

自己的思想、性格、气质是凿，枘凿合缝，你的一生或者幸运，或者是不幸就这么拍定了。

我的人生经验已经给我点破了一些命运之奥妙，多年前我曾经想过的要干一件什么事情，多年以后哪怕已经改变初衷，只要感情上还存在着牵系，命运就会使我阴差阳错地走这条道路。我是个不安份的人，执著的人，太重感情的人，所有我这些属性，正投合了命运给我划定的人生线路。

3年前我被我工厂所属的主管局借调到机关去办学校，3年后机关不再办学，我本可以留在机关，按步就班地转干、提干、晋级、调资……正当我面临重新选择之际，工厂里一张公开招聘推销员的启事将我召唤回来；这就是我属性中的小调皮。好啦！你现在已经走在工厂的上班路上，谁让你离开的时候有那一闪之念呢？那一闪之念，是一道感情的电波，已经和自然界冥冥之中的那个操纵者，产生了强烈的感应。

这几天我都是提前几分钟上班，一边走一边看周围的景物，路边没有新风景，树还是那棵树，房还是那栋房，坡道下面的车库里，还是停着那辆旧车。车库过去的西边，一只长脖子公鸡，领着三四只母鸡在几棵树下的杂草丛中寻觅食物。它们耷拉着鸡冠，有点懒洋洋的样子，这并不意味它们放弃生存的希望，它们东扒几下，西扒几下，转转悠悠，只是没有一只鸡愿意扇动它清晨的翅膀。

厂高音喇叭里，正播放着一段相声，相声结束，就是我熟悉的上班铃声。过去赶在上班铃响之前，如潮而涌的欢声笑语，整齐划一脚步声，现在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斜斜的坡道上，前后都有人，大家不紧不慢地走上班路，没有人朝后望，没有人朝前赶。本是清晨的光与影，我看人人都是

灰扑扑的形象。我想接近他们，放慢了步子，让后边的人从我身边擦过去，逢熟人我也跟他们点个头，表示招呼。我不太主动，而他们极少有人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回厂。这些人，是一个个都变得高深莫测了，还是根本对周围的事物不感兴趣？

8月24日于宜昌

从进工厂开始，敏就是我要好的朋友。

她比我大2岁，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什么事儿都喜欢单刀直入。准确点说她是闯进我的办公室。她没有换鞋。我第一眼就瞧到了她的脚上，因为我是先听到皮鞋的掌钉在水磨石地面磨擦的声音。我不知她是怎样通过的更鞋关，该没有给人家一顿臭骂吧！她瞧见办公室里有人，憋着气把我喊到外边。

我们沿着主厂房通向她所在的车间朝前走。水泥道路两边是干涸的鱼塘与自然生存的草坪。昨夜下了雨，走在小径间，深深的草不断刷着我们的裤脚管，润湿了我的鞋。我又走在这条小径上了，回厂一个月，我从办公室的窗口俯视这条小径，勾起我那么久远的遐想，太多的故事，欢悦、伤心，都从这条小径上放映，以至我只敢从窗口远远地看它，而不敢走近它，闲适地，轻松地，轻松地在它那儿散散步。

敏劈头盖脑给了我一顿臭骂。

她说：“人常言好马不吃回头草，何况回头不见草，这是其一。其二当初你是走了就走了，我们替你听多少闲言碎语，人家说你什么啦，说哪个哪个厂长喜欢你，要不，1000人的工厂，好事单单挑着你，我听着气不打一处来，就和人家吵了一架。我说你怎么不会讨厂长喜欢呢，论自学，1000人的工厂只有一个芸，你跟芸一样，一口气拿下电大文凭，还不是讨厂长喜欢。你是我们最

底层的一员，你知道我们心里多希望你混得人模人样。其三是回来也罢，你偏偏干推销，你一个女人干推销，在一堆堆男人里，不对男人好，难；对男人好，也难。在我们这个死封建，死虚伪的工厂，无事也要生非，以后人们捕风捉影，你就是长10张嘴巴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

原来总厂销售部的春铃，不就是傍了个关系户的老板，闹得满城风雨，厂里恨不能查人家祖宗八代，也没查出个水落石出，结果怎么着，结果周副书记逼得春铃对她大喊：‘你们认为我怎么着就怎么着，你们想把我怎样就怎样！’结果春铃被迫辞职，只身闯广东。人家现在可好，深圳某公司的女老板，经营电机产品，大哥大握在手，小轿车是宝马的……”

我终于找到机会打断敏的话：“我要有春玲的‘遭遇’，我先不要大哥大、小轿车，我要与我的姐妹们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我说这句话是发自心底的真诚，话没说完，我眼里先噙了泪。

那时刻，我们谈着走着，不知不觉，走进了工厂边缘的树林。这是一片朝阳坡下的平坦土地。从东方升起的太阳，距离这片树林很近。因为常年阳光的充分照射，植物一年四季常绿不败，绿，绿个光艳；红，红个灿烂，哪怕是土壤上覆盖的落叶，衰朽的黄中依旧可见透红的茎脉。曾经我和敏，无数次踩着音乐一般美妙的覆叶，快活地穿过这片树林，林中小鸟儿的啼叫，逗引着我们的眼睛在漏着天空的枝梢间四处里追逐。我们玩够了树林，就从一人多高的红砖围墙翻过去，那墙下老是垫着五六块砖头，翻墙极方便。出了厂区，爬上东山，正是槐树开花的季节，我们一路捡着大树下的槐花，一路逛到烈士陵园。最让我们开怀的风景是伫立在东山之巅，眺望这个生我育我的美丽小城的全景，指点其

间苍翠环抱的高楼低舍，哪儿是我的家；指点洁白如玉带的条条道路，哪一条道路我走得长久。那时候的感觉里，自己变成了一只长着翅膀的鸟，广阔的世界全都在我的翅羽下延伸。那时候遐想我要从这条路上走向很远的地方，希望、理想、伴随着我们指点江山的兴奋与激情一起升腾。

未曾预料，有一天我们会被“放逐”到这片树林子里来，确切点说，是离这片树林很近的车间，树林在坡下，车间在坡上，中间隔着一一条窄窄的道路。

1978年，作为高科技工厂主导产品的生产车间的基层干部，我与我的同类们，遭受了一场始料不及的“袭击”。这里我用“袭击”主要是对我们的思想而言。我们全车间干部职工，群策群力，同舟共济，拼搏两年，在产品获得国家银质奖章的美好春季的一天，局领导在全厂大会上突然宣布我们的车间主任，车间党支部书记被调往另处，这里的领导工作由他人取而代之。局领导宣布的话音未结束，下面就有人质问，就有人呼吁，就有人恸哭，也不知怎么的，近1000人的露天大会，会场左边的那一堆人，顷刻间恸哭成了一片。读者，假如有一天我将这篇日记公诸于众，请原谅我在这个深夜，写日记的时候，回忆往事。不便赘言述说吧，我们接近中年的人，大多都经历过那些充满热情的、质朴的岁月；我们身边默默工作的同事们，我们自己，都曾经用汗水和生命作赌注，换得工厂、集体的利益。这种不惜牺牲个人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周围人们的思维、感情。他们身上发出的光，自然形成一股巨大的凝聚力，让所有的职工，紧紧地环绕着他们，碰撞出激昂向上的群体意识，产生群体精神的光。而这个集体在共同事业的拼搏中结下的感情，是最真诚的感情。

就在这次群体的恸哭大会后不久，我们部分基层干部，包括

我和敏，被“放逐”到这个车间来，从事童工都能操作的，十分机械，简单的体力劳动。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这个车间临近的树林子里，找到了我生命的另一部分，我在“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里漫游，我在中外名著的辉煌宫殿里留连忘返。无数个美好的清晨，从东山上升起的朝阳，将披着霜露睡衣的树林子一抹抹涂染。枝叶上粒粒欲坠的夜露，静悄悄地融化、蒸发，林子里不断地扩散着淡红色的氤氲，游荡着彩泡一样的光晕。我努力地吮吸着芳草的清新，吮吸树林子里的绝妙光景。我的心沉静在知识与大自然的和谐音符里，很快丢开了我们被“放逐”的痛苦。但是对于世俗的权利观念的朦胧认识，开始动摇着我们的信仰，危及我们的热情；随着我们头脑不断地认识，不断地判断分析，不断产生忧患意识。同时我并没有与世隔绝，我不可能阻止我的思想，在书本的历史中去寻找现实的答案。我将所有的答案仍然填写在我自己不断求索的思想里，我讲不清楚，也不需要我去向同类姐妹们诠释。她们善良、质朴、热情。我们共同被“放逐”，使她们自然而然组成了“以守为攻”的屏障，她们在自己城墙范围内的活动不外乎是“争口气”。她们找到了这样的理想人物，以我为榜样。我潜心于树林子里自修的日子里，她们替我完成工作任务，替我站岗放哨。逢有人查岗，我就会听到从坡上传来的的小鸟一般清悦的口哨声，我就会从地面某个地方冒出来，坐到自己的工作台边。写到这里，读者，我想你是能够了解我的朋友对我的一番臭骂了；也能够理解我自愿揭榜应召回厂干推销工作，但又不敢走进这片树林子，含着泪去迎接一顿臭骂的心情。

搁下笔已是夜深，江边传来的汽笛声划破寂静的夜空。我将迎着那汽笛声去跋涉，前途未卜，我躺上床后，久久难于入眠。

8月28日于宜昌

下午销售科集中讨论分厂新任厂长黎祥关于“实实在在，争取上规模”动员报告的内容，并将承包责任制方案落实到人。

黎厂长到会之前，大家从“争取”两个字谈开了话题。A说：“以往是夺取，今天是争取。”B说：“夺取梯子高，争取客观，好下台阶。”C说：“争取是信心不足。”吴永林说：“一个和尚站着，口问心，心问口。”于是大家都笑了。他低沉的声音，毫无表情的表情使大家发笑。

倪工主管分厂技术工作，由于产品开发需要，兼管销售科。这个时候说话，是要有鼓动性的。他说：“争取是低调，高调在实处，从低处往高处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们都熟知的标语口号，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大家会嗤之以鼻，从倪工嘴里说出，大家就会默认是那么回事儿，就此对“争取”的话题偃旗息鼓。接着就有人问倪工：“听说黎的丈人老头子是供电局某分局局长？”倪工说：“不清楚。”就有人说：“供电局的东床快婿来这个穷窝干什么？”就有人说：“这是从低调往高调过渡。”说话人借用倪工低调高调的理论。

倪工说：“黎个人水平确实不错，哈军工的高材生，局企管办了4年，下面企业又干了4年，从基层到中层，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来。”

黎厂长是我们头顶上的一朵神秘的云。这些天，分厂干部、工人都企图从旁人嘴里拨开这片云的天空，看个透彻。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身世经历，来龙去脉，会引起那么多群众的眼睛去关注，思想去挖掘。这件事本身，不禁引起我的眼睛去关注，我的思想去探索。我们的干部，他的一切，对于职工都是紧密地牵系着。可

是，这牵系的绳索，能拉得多长呢？

销售科这一班人都年轻，将倪工除外，平均年龄 31 岁，最低文化层度是中专毕业生。现在都有五六年工龄，也就是说，他们从进厂到如今，就没有看见我们的工厂吃饱肚子，打个响嗝。而我看他们每一个人呢，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谁是谁很难区分，谈到正经工作，他们多半缄默难语；闲侃说不上踊跃，但也不放弃机会；插话言词简单，三言两语，无关痛痒。情绪平淡，声音沉闷，大同小异。在他们中间不见激昂，不见愤懑，不见痛苦，不见欢笑，哪怕谁向大家公布：明天凌晨，要发生六级大地震的消息，他们也不会表现出震惊。

至于分派给每个推销员的地区范围，明摆着有繁华与偏僻，困难与顺利，艰苦与优越之分，大家没有一个人有所挑剔，有所质疑，有所要求。承包奖惩兑现虽然与每个推销员的切身利益紧密，也调动不起大家讨论的积极性。

黎厂长点名问吴永林有什么意见，只见他昂靠在椅背上，梦乡里突然被惊醒，眨了一下眼皮子，很镇静地望着黎厂长，仿佛他是发号人。黎厂长脸上闪过不悦之情，他没有当场批评他。

我问吴永林：“去年给你订多少任务？”

他说：“80 万合同”

我问：“完成多少？”

他说：“30 万。”

“习惯”两个字眼，轻而易举跃进我的眼帘。我分析，新领导对于我们现在职工的牵系，不会太长久，他们只是习惯于满足那份好奇心，新鲜感罢了，或许还有那么一点希望与寄托。

9 月 5 日于武昌

武昌公司招待所，是我们销售科的大本营。我们从宜昌出发，